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牧庵集卷四至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坦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厲守謙

謄録監生臣黄紹伊

牧庵集卷四

元　姚燧　撰

序

序江漢先生死生

歲乙未王師徇地漢上軍法凡城邑以兵得者悉阬之德安由嘗逆戰其斬刈首馘動以十億計先公受詔凡儒服挂俘籍者皆出之得故江漢先生見公戎服而髯

不以南人士子遇之至帳中見陳琴書愕然曰北人亦知事此耶公為之一莞與之言信奇士即出所為文若干篇以九族殲殘不欲北因與公訣慚死公止共宿實覊戒之既覺月色爛然惟寢衣留故所公遽鞁馬周號於積尸間無有也行及水裔見已被髮脫履仰天而祝蓋少須臾蹈水未入也公曰果天不启與衆已同禍爰其全之則上承千百年之統而下垂千百世之洪緒者將不在是身耶徒死無義可除君而北無他也至燕名

益大著北方經學實賴嗚之遊其門者將百人多達材其間燧生也後不及拜其屨前獲識其子卿月者七年矣凡再見之初以府僚見之洛陽雖嘗以好兄余猶未語此今以憲屬來鄧始及之且德先公不忘也燧曰嗚呼自先公言之夫既受詔出之軍中而使之死不以命非善其職且儒同出者予于數幾得如先生一人而使之泯没無聞非崇其道此公所懼而必生之也自先生觀之孰親親其七尺之軀而大其所闕入持瓦缶將敗

之猶有惜而不果者必茹毒罹禍不可一日居故忍而為此出處非不思也乃中夜以興蹀躞血以禦魑魅徑竹莽以觸虎豹而始及水仰天而祝其行非不祝也夫思而後行行之以決則其勢多難奪于中路使非先公自行而他人赴之能捨所忍為以回其復生之志收其已遊之志反就是一日不可居之禍毒乎由是言之先生之死求以無辱不全以歸其生也不以不赴而以知已此其胷中揆制一時相為高下之權衡也然古之人

為知已死者有之無有為知已而生者先生以古人所不為者報之先公而先公所受先生也已多矣奚德哉

卿月與余相視一泫卿月歸序所與言者贖之

別丁編修序

至元十九年余辭秦憲而歸東周明年復受命貳荊憲自惟才之非也行路之遼也家貧而力之薄也多疾而江南風土之未宜也實難其來然不遑偃蹇自寧者公則歷于君命勢不容已私則以為人生文軌混同之時

不及夫年未艾以覽江山人物之勝勿之則有歉然之悔斯意之不欲已者出處之大畧然也自慶曆至今其間望舒二十四弦晦居府者三一而水舟陸馬周歷乎復澧峽歸鼎五州十七縣者反居三之二焉其于江山之清駛奇峭人才之標特秀異實若富于胷中求如鼎之前編修密院官丁公及事勝國三朝嘗先顯者或無有倫焉宜其文章之宏肆年德之高卲日聞天朝累起而將官之而公辭之至今又于嚮見干進而不釋者

之中所無也余以是多公公之報遇于余者宜與人異按部已竟將還憲府辱以髙文敘行再三讀之愛其詞甚華而義至嚴情甚密而禮至周而其病在夫一失之不攻衆長之是訣曰雄其文粹其學正其傳尚其世而善其政斯豈余所虞于公者公之世所知其學文其文果余匹其傳與政果不學加乎豈均無之姑為是人甘言相遇乎非歟余如何公而知如是為一報余如告人公以善懐述不余知也公心焉如何不然公誠無意焉

而余過疑及此則反取罪為高明妄人矣或有意督過將肆公所責之心公焉又如何獨甚善于公者已辭徵不仕若忘世肆志而能損已有權與沅陽書院聚徒而育師聖而祝釐以成已而開物詠歌太平以老不可以謂賢者不出而無益斯世也書院之基已移文戢攸俾給左契復移文軍府俾拔其園蔬又為榜懸之院門以觀其速成而戒其中止今余之歸或得請去荆憲而北不知公由何事何時相遇中原一握手復道今日為請

或蒼蒼者再牽而南又過十州必覩書院既成升堂以揖岌弁之士來而告之曰予觀大夫役之築者手十人爲什操杵負畚而力作者九人逸者一人袖手旁歌俾九人者勤力而忘勞力董率而搗功逸者與受直焉今日之居諸君知德編修負畚操杵之勞亦思袖手傍歌者乎以是爲學者引譬而資公一笑

送宰先生

至元三年二月末盡之三日宰相生謂燧曰余將遊秦

子能序文茲行乎予掉鞅遊天下殆周獨秦未嘗一至又秦士拾修撰雷君亦莫有一識子昔家秦其所忠者誰人所通信者又誰盡枚舉之予陷子言一進謁之也燧曰秦固衣冠之藪澤也在燧未有遍加者焉葢年之前乎燧者率隂名碩徳既㓜燧而未與之言後乎燧者燧何所慕賴乎彼而為之伍故遺十百而得一二也請為先生誦之有楊元父者吾師與之抗禮者也其學也粹而正其操履也堅而不渝其執親之憂也哀而禮其

能也愽而肆之逐史學讀至落落奇倚之士必慷慨感激思見其人于今使先生之至不嫌于自明肎曰向之儒服登常山一言折猖狂之盗而落其角距者實余也彼有聞而不奇先生者乎雖先生夙有負氣使酒之聲彼將視為古奇傑士之恒態必濶畧而有取乎此也先生行哉其尚有合于斯人歟又有韓邦傑劉無競呂伯充者皆吾師之弟子也年皆長于燧若韓之能官劉之天質之美呂之學問之該徹皆燧所不敢望而及計之

今以吕以練服在躬未可出之二人有造先生之館頫從者爲燧一訊安焉

送雷季正序

余從魯齋先生遊最故且久于同門之士學爲最怠而不加進自親夏楚時猶爾況今載名仕版遠處數千里之外哉昔之怠者爲忘不加進者阤而爲退矣宜季正之取友而差際余之心安爲而不敢有憾不謂徒以從遊之久故愿因郚言獲進拜先生屨前嗚呼其志則勤

其意則良惜所藉以為介福其一人也是一也又先生自謝致而歸屏跡桑梓養安泉石家事不以干于心鄉人莫得見其面于時欲求如祭酒之授徒來則受之亦難也余則止之無行雖然以先生平昔樂教之心且熟子之兄伯静之名嘗哀其愿見未得竟抑志以卒有弟如此篤學而善學行已以化鄉岸然不流于今俗翹然自是以古人千里嬴糧而就正焉又觀夫人有可進成德達才之具必不拒其見也余則勸之令行且景星鳳凰

之為物人或睹之猶為生之幸況大人君子德道之容可以興起一世仁義之言足以發揮百王者哉或一進拜而聞其緒論必决滞為通易暗為明大有得於曩昔也有得而私之仁人之用心不然行哉余將須其歸而見告也

送暢純甫序

歐陽子為宋一代文人一時所交海内豪俊之士計不千百而止及謝希深尹師魯二人者死序集古録遂以

無謝尸知者之恨嗚呼豈文昌也作者難而知之者尤難歟余嘗思古之人惟其言之可以後行為恃以待他日子雲者出將不病夫舉一世之人不余知也今乃若是其亦有知者為快而失之為悲歟余丱首時未嘗學文視輩流所作惟見其不如古人者雖不敢輕非諸口而亦未嘗輕是于心也過而自思人之能者余操慮持論且然余不能之何以免人無嫉賢之機余年二十四始取韓文讀之走筆式為持以示人譬如童子之問草

彼能是予亦能是彼有是余亦有是特為士林禦海之一技焉耳或謂有作者風私心益不喜以為彼忠厚者不欲遽相斥笑姑為是諛言以愚之不然殆鼓舞之希進其成也自是蒙恥益作既示之人且就正于先師先師亦賞其辭而戒之曰弓矢為物以待盜也得盜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非其人而與之之與廢其人而拒之鈞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余用是廢作有亦

不以示人絶甫自言得余雙字不言不録而棄之又言世無知公者豈惟知之讀而能句句而得其意者猶少嗚呼世固有厭空桑之瑟而思聞鼓缶者乎然文章以道輕重道以文章輕重世復有班孟堅者出表古今人物九品之中必以一等置歐陽子則為去聖賢也有級而不遠其文雖無謝尸之知不害于後後猶以失之為悲下下之外豈别有等置余為哉則為去聖賢也無級而絶遠其文如風花之逐水霜葉之委土朝夕腐耳豈

有一言之幾乎古可聞之將來乎純甫獨信之自余不可不謂之知已足為百年之快恐純甫由此而取四海不知言之非也然純甫實善文其不輕以出者將以令為未積積而至于他日以騷雅末流典謨一致乎將恃夫位民既而循吏持憲既為才御史富民又將為良大農道行一時無暇于為言乎豈以世莫已知有之而退藏于密也由積而為書他日與道行一時無暇于為言則可由莫已知而不出若余也雖不善文而善知文則

純甫爲失人矣今以農副行田隴右于其別也敘以問之至元丁亥七夕

送郭肅政安道序

書有道有體有勢謂爲太耶周官則班之六藝謂細耶次之禮樂難耶舉天下之人孰不爲之易耶則續一代能名世者不數人若是者亦未可以細視易言之也斯其道也其體則有篆隸草三等本而上之草出隸隸出篆則篆者書之源或曰隸而下有正走則曰唐湖刺揚

漢公跋千禄字書以顔魯公隷書為畫鍾繇之精能則正者實隷也其勢則有拘有束以言篆譬則弁冕端人將執事于郊廟于于其趨縮縮其循周旋則至圓不能如規折旋則至方不能過矩隷則常服燕居不可多拘家人視以為嚴居而亦可少放草則雄勇武夫夫纓曼胡而衣短後挺茅運鈹進勇退躍蹤横入出頓挫起卸揮霍研拂極其放而惟吾意之所至焉然為是者雖云出乎手而一心為之師心拘亦拘心放亦放未有心放

而能篆亦未有心拘而能草勢必至理必然者也走嘗觀今為篆者無牧舉其誰求一蹴而可臻古人之閫阯者則郭肅政安道一人焉耳夫日為是拘藝則心存而不放豈不幾于克念作聖者耶視走之惟事乎草心放而不知拘者相遠萬也安道號西埜好學而善文無乎是則書不能獨振耀今之世矣將別而糾郡于岳序以問之

送李茂卿序

太凡今仕惟三塗一由宿衛一由儒一由吏由宿衛者言出中禁中書奉行制敕而已十一之由儒者則校官及品者提舉教授出中書未及者則正録而下出行省宣慰十分一之半由吏者省臺院中外庶司郡縣十九有半焉吏部病其自九品而上宜得者繩絶來無窮而吾應者負有盡故為格以扼之必歷月九十始許入官猶以為未也再下令後是增多至百有二十月嗚呼積十年矣勞乎哉李君茂卿嘗同燧受學先師司徒公儒

者也父户部恩澤既推其兄之子及將試吏堂帖令出掾湖廣省盈九十月將赴銓中書燧賀之曰人有不職幸不糾於御史者君以勤效無此人有饕墨幸不罹罪罟者君以清慎無此人有依庇有力竊離所事同列之惟以自求容一時幸不譴斥者君以中行不阿無此人有挾任而商賊之州縣而倍責贏入以肥其家幸不私于民與衆樹姻黨子弟入官以防後至之塗幸不貶于士者君祿入外無他營捨僕馬則顧影無朋舉無此舉

無為為賀其可賀者諺曰兩姑之間難為婦上政事堂下条幕多或二千人其事之來抱素求署無一可後者皆視其色聽其言動止移畧比不齟齬使馴馴如式從已而出譬則庖人善適衆口酸鹹者好之不齊然非暫也必八年之久大而經國子民細而米鹽甲兵于盡得夫人之情而熟知夫事之勢增益其所不能者不既多乎今之老于力筆筐篋以致達官貴人皆下視之吾逢掖以為言闊事情而不適為用者恃其能此焉爾君既

能之是行也以軍國公相知之素無曰峻擢惟循所宜資亦畀善之昔也人吏之今焉吏人其留中其居外主乎閫司徒平生六經仁義之言而濟以今所能古所謂以儒術飾吏事者非君其誰哉大德巳亥秋八月上弦日書

送姚嗣輝序

取士以文始于隋而盛于唐其法有司擇學修其家名聞其鄉者歌鹿鳴而進之朝謂之貢至則試之以聲律

之文中程度者謂之選猶未即得仕必待有位者之舉猶視舉主何人或衆且賢以斷其人之材否始授之官勝國因之而小變焉選即官之惟不使得為令必制置提刑轉運諸司五人舉始用為令令而上郡牧侍從五府之官無不能至者則自貢而選為舉千百人不一得焉亦磽乎其艱哉吾宗嗣輝勝國選士也赫奕其時瞠後塵者千百人烏可少跋迨今改止聲名昭晰不可絡閡猶官洪校謙秋而觀光天朝求通刺吏政之臣盧公

吳公門者千里人未有一得獨于嗣輝傾身接之迎譽
諸公間文云乎哉有間于道德之賓耳士而得此亦曰
逢矣逢而至於達也奚惑然終不能增多其舊尺寸復
調武岡益遠於洪豈兩公面是而中不力耶曰非也圍
于法制之密先得之多兩公拱視不可躐其級也以故
南楂汝意而往既軼燧告之曰凡今仕者聞職乎民以
有治賦聽訟之事為莫不色喜聞職乎士則以無有貢
選利祿之望人怠于學虛師席而夏楚不試卒不懌乎

其中嗣輝將亦若是乎盍亦思之官風化俗之原治忽所寄也無遠稽古而監之今司徒文正許公微時于大名于輝于秦于河内以倡鳴斯道為已任諄諄私淑少長不一其年也鋭純不齊其材也積多至數百人聞之天聰徵為成均俄拜左相歲餘辭免復求成均後其弟子繼司𩔈鉉者將十人卿曹風紀二千石使綦錯中外者又十此焉其於隆平之治豈不必賛乎嗣輝药以是為心規矩薫陶是邦之多士得其達才一二以用斯世

使海內之人指而誦曰是大夫所挮接者于以亞匹吾司徒公其獲將多行矣勉事乎此嗣煇蜀人以蜀多榿木雖寓荆吳不忘其鄉號南榿云

李平章畫像序

陛下之未出閤由李道復日侍講讀親而敬之嘗召繪工惟肖其形賜號秋谷命集賢大學士王顒大書之手刻爲扁而署其上又側注曰大德三年四月吉日爲山人李道復製至大四年辛亥春正位宸極制授道復光

禄大夫中書平章致事以盡學焉後臣之義裝演是圖
塡金刻扁而摹賜號與御署卷加標軸寵燿至矣人孰
與儔敕臣燧序之將俾詞臣頌歌其中而親覽焉臣聞
命屏營反覆究思在昔帝王圖其臣者商高宗之傅巖
漢中宗之麒麟閣世祖之雲臺唐太宗之凌烟閣四焉
耳麟閣而下皆將相之開國家承平亂亡以贊彌綸資
討謨以致陰平者傳巖不然初未有是赫赫顯烈肖其
夢形求得諸野爰止作相以道復肖形可同乎說高宗

圖于既王三年之後陛下則圖於未帝一紀之先具時繪工運思有所未至手設為色高宗於說有是乎哉斷所無者李泌從肅宗于途人指目曰黄衣者聖人也白衣者山人也已乃為相而道復姓偶同乎泌亦曰其衣余亦已相謂道復山人可同泌乎為之賜號刻扁肅宗于泌有是乎哉亦斷所無者泌雖賢者而言涉神仙迂怪以故史氏短之惟說則無間然嘗攷觀之古今之世相去若異帝王為治道罔不同何則陛下所居則列聖

之位也列聖君臨之中土堯舜昔嘗有也乃若高宗亦商聖賢之君恥其不為堯舜故命說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作舟楫歲大旱作霖雨作酒醴惟麴蘖作和羮惟鹽梅取喻再三求其交修者皆陛下有虞道復之心今謂道復其才有足方說孰敢犯是不韙然其所處則說地也如較其學焉後臣顧說所無能求多聞以建事學古訓以道積厥躬招俊乂以列庶位對揚天子之命亦足襲說遺芳餘烈報陛下矣然非舊學之臣世不

以是責報俟夫治定而功成德尊而年及或遂懸車于秋月釣雲月以弄泉石朝堂有疑馳使諮之猶不得專為山人世則目曰山中宰相者所不免也是年夏五月序

馮雪崖二孫名字序

余以漢刻瑞碑筆意深古嘗模麟麒二字促而小之刻瑜玉珮為私章故人馮雪崖憲副見而求之曰將賜吾孫以為名也故長曰麒次曰麟後十年主長林簿者謂

余兒麒輩元服矣盍字之因思漢孝明圖功臣于南宮雲臺實本孝宣之麒麟閣而征西大將軍陽夏侯與居其間當諸將論功侯獨避而休息大樹之陰世多其不伐目為大樹將軍而麒其遺苗宜字曰漢功周穆馳八駿以升崑崙之墟後好事者圖其褰翔若麟鳳柳子厚誕之余觀天閑馬其名而麟其形者奚少況瑞刻所圖延首而長鳴振尾而高驤孔阜以碩如馬而角則駿之去麟有不大相遠者麟字曰周駿如是命之以必難犯

則新而不竒也以求義意則係而不離也且各即其人性情之近似漢功循循斂容王母嘗稱其克孝如父夫能守家法于今不能遠而言念追鼻祖之踵于古乎其出而仕見之事功可期以不伐者周駿翹翹發達類𩫫有力者則夫道遠千里可一日而致焉者亦或可幸以焉大德庚子閏月中休日序

序牡丹

余于牡丹始于中統之元見壽安紅洛西劉氏園三年

見左紫洛陽故趙相南園兩花皆千葉株皆四尺壽安二十萼廣經七寸高與之等左紫四萼八寸高等又三年見千秋狀元紅燕都故相楊大參宅株五尺四十萼七寸高等後二十年見之長安毛氏園最多將百株株二尺少然皆單葉小大參差不齊無絕奇者後二十年王板白洛陽楊氏欄株亦二尺少多葉千萼七寸少鄧州見三日張氏肖齋之衡山紫陳氏終慕堂之淺紅色兩花皆千五葉銜紫株二尺少將二十萼五寸少淺株

三尺少將五十萼六寸少惟蕭仁卿之承顏亭白花天株三尺大可六七十萼七寸少葉最盛又有色緋紫碧相錯株尺少尺可四五十萼盛亞白花七尺大復有緋花株單十萼八寸二花皆多葉而緋花獨奇故為佳品今失其名者別有鶴翎紅為千葉小株獨萼五寸大高等他日株大花則故大矣是為鄧花之冠仁卿舊云此落陽壽安福孫自余觀之大非壽安則淺紅而今名余所命之葢即其形色近似為言也長安洛陽諸花余忘其香孰勝莘

鄧花而校噴勃穠綿可喜如紫薇者衡紫為第一此余生五十一年所見者然自元年至今為二十九年其見六年六見自燕長安洛陽而至此幾數千里中元及三年與至元二十年三見洛陽為同地至元六年十八年二十五年各一見之燕秦鄧為異地亡慮百十株而千葉名品纔四見則千葉名難遇亦猶千人為英萬人為傑尤世不恒有者矧賞酬有數耶

劉趙二圖雖皆有酒年甚少不善飲楊參時與先世父中書左丞同朝為父執與之酒不敢飲毛園時為秦憲

毛氏方業市酒纔下馬行觀擇剪數萼不同飲而去楊氏欄
時滿泰憲將走荆憲借居其廬客懐牢寂無誰與為飲張
齋陳堂纔持一二觴各箭一二萼歸不名為飲其盡醉
相歡者惟承顔亭一焉而已嗚呼似齒五十一年之老
行數千里之遠始觀至今廿九年之久六年六見之希而
無負可當賞酬者醉明日仁卿求記其事余口未拒而心
勿是之以為樽俎之樂㞦㞦者奚足筆其夏白花忽槁死
其秋又固求記之余始思昔者之坐斯定也孰逆知是花

旋踵不可復見亦可謂異事也又思左紫止一株已移植嵩山廟中洛陽余亦絶聞壽安固在其玉板白及毛園百株將如左紫余植他人耶無亦若是花之已槁死也嗚呼往者既然況來者之不可必耶細者且然況大此之倍蓰十百者耶則吾平生所當勉吾身而因循弗力以去不可追者已多也誠可為老將至之一慨而植物之死生又不足怪也仁卿惟喜余文已記其承顏而求之屢如老父取張長史判吾特賢其能以是心至而已然又益思六年之間不善飲不

敢飲不可飲無誰與爲飲與不名爲飲非他蓋無詩人同臭味者發其極意焉耳而承顔是日者則梁宣慰貢父張總管孟卿王工部景韓是皆善詩安知不可爲他日故實亦未易以復得者據蘭亭例爲序惜其時無唱酬未嘗罰依金谷酒斗數也

牧庵集卷四

牧庵集卷五

元 姚燧 撰

記

武陵縣重修虞帝廟記

昔司馬遷由病孔子所傳宰予五帝德帝系姓儒者或不傳故于唐虞夏記曰帝嚳之子帝摯立而弗善崩帝放勳立舜名重華禹名文命既弗深攷二典三謨之書

曰放勲曰重華恊于帝曰文命敷于四海曰允廸厥德皆虞史賛堯舜禹臯陶三聖一賢之辭且以天下相傳事孰大是堯不曰重華曰汝舜舜不曰文命曰汝禹則舜禹之為名章矣後千有餘年孔子稱德三聖止曰堯者禹又況紀自戾其言乎前乎堯者帝嚳帝摯後乎禹者帝啟帝仲康中獨堯舜為非名豈坐信五帝德帝系文取二篇見大戴記孔安國家語無帝系其五帝德雖小異文亦止曰堯舜禹故後儒辨之以文命為禹名則

歟四海為何事而臯陶不名允廸鏡是則紀所名之非名又章矣或曰孟子放勲殂落屈原陳詞重華者皆非歟曰不若是也今之君子于大賢之不可字者猶以鄉邑齋居命之况三聖乎其遠而不斥擇賛辭而號之亦厚徳之至也如必其信百世而不惑舍孔子焉折衷奚以惟帝舜崩葬與二妃事他經于書鑿枘者多虞書曰舜生三十徴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崩未知地也至孟子始曰舜卒於鳴條鳴條在安邑甚邇蒲坂以

避堯子南河之南例之帝固未嘗遠所都也然最虞書實百一十年孔安國以為百一十二年自令積之詢考底績三載陟帝位二十八載喪堯三載在位三十三載薦禹于天十七年而崩所謂三載皆再朞耳由詢底績在徵庸在位之間故多書二年猶未大遠紀以為二十以孝聞三十堯舉之五十攝行天子事五十八堯崩六十一代堯三十九年南廵狩崩于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為零陵總之纔百年鄭玄則徵庸二十為句攝

位至崩共五十年總之亦百年與紀皆不足十年如紀
則舉之十九年無所事攝位九年喪堯三年為天子四
十年亡則登庸二十無所事攝位喪堯三十年為天子
二十年宜唐孔頴達皆排而謬之又大戴止言葬蒼梧
之野家語則以為陟方岳死蒼梧之野而葬故紀遂曰
南廵狩不知薦禹十七年之中當三廵狩帝皆親之耶
獨崩年往也如皆親之禹何為哉崩年往也于時百一
十年矣必將以歲二月柴岱宗岱宗之去南岳何啻踰

五千里吉行五十車埃風而舟濤瀨者不曠一日百日而始至焉是獨勤身于數千里不勤心于萬幾倦于九十三而不倦于百一十年也擅弓亦云舜葬于蒼梧之野盖三妃未之從也𤣥以為帝嚳帝堯皆四妃舜無正妃奴止三妃三天子之女不為正妃則正妃將待何人為哉屈原九歌謂娥皇湘君女英湘夫人君與夫人固有別矣君非正妃奚顓達乃傍牽晉皇甫謐帝王世紀以實之曰我皇無子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霄

明燭光癸比山海經作登比皆不知爲何說也秦皇南浮江至湘山祠而風問博士湘山何神對曰堯女舜妻葬此大怒發刑徒三千人赭其山而謚云塟衡山雖不同地可徵于帝葬而未之從王逸不詳未之從爲不祔合而曰帝征有苗二女從之不及道死沅湘之中又曰墜于湘水之渚固已自二其說且有苗已來格分北而竄之三危矣豈侮帝老復逆命耶其煩六師投帝以艱禹何爲哉又二女者在釐降時或上下少帝十歲方幼

爻也至是崩年皆嫗然而聃矣中原無急變帝何為不及將二妃二妃何為不及從必追之而取道死水乎由還則祀由逸則戎暈翟遥之非盛舉也觀後世匹帝者雖甚幼艾率土之臣莫敢不母未聞既母率土之臣八十餘年而後世猶女之又帝系曰舜娶堯子謂之女匽氏然堯伊耆姓陶唐氏子而不係其父而别氏焉皆不可以理究者也二妃之祠湘中原世云然亦尚矣哉惟沅洞莫知所始嘗火于宋民雷立倡郡人復宇之宋德

夫為郡病其專祠二妃而遺帝始大其宮而合食焉皇
元大德之元僉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司事李僕庭詠
按部常德夏六月一夕洪水驟至平地尋丈幾冒城郭
乃率曹牧諸君日夜行水戒民具畚築登陴以捍之發
義倉積下其佑以廪餓人不足則勸富民出穀以繼水
去令左丞相方平章湖廣省侯請曰常德為郡岸沅之
東古人虞水齧城當其衝波西南為二石埽延袤里所
尾入江中順導其勢以遏東潰懼此暴漲盡根株去大

浸稽天四縣槃及其實土為防者宜盪而無有遺餘也
可乘農休急務修復以倉粟傭役人則民必舒困于令
而功亦賴垂于後也丞相是之民利得食爭日赴程工
不踰時衆作斷手乃謁帝祠而告成功見其椋棟庭墀
傾落蕪穢詰牧守曰明詔有曰聖帝明王其令有司歲
時致祭令乃若此甚非陛下欽崇禋祀之旨宜帝不顧
享而降此大沴也其議完之五通為鬼經禮無文祠顧
宏麗奸緡其撤而資其材為門五楹殿三楹三字五楹

寢三楹兩序八楹為老子法者李道昌主諸鍠鑰旦望
祝釐別為宮以居其徒三清殿三楹兩序六楹歲德真
官殿皆一楹民之聳觀十其舊矣後三年其郡官民多
侯奉詔之恪恤民之勤而禮神之虔也求所所由嗚呼
惟帝之名載諸六籍而不泯泯日月在天未加其明岱
華在地未儕其高與窮壤相終窮者世則知之前帝諸
皇功斯人者大昊帝春炎帝帝夏黃帝帝土少昊帝秋
顓頊帝冬既分五辰而司之與穹壤相終窮者世亦知

之以帝之功何斯皇之弗若而況乎過之其為明神左右上帝斡元化以順行四時或乘雲御風省方下土福善癉惡于斯宮與穹壤相終窮者理所固然也烏乎知哉故燧惟列夙疑而未瑩者首之未敢少及法程萬世人倫之至者之德之如何也

汴梁廟學記

自魯哀公十六年當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歷六國秦漢至孝武即位之年辛丑為三百四十年其閒

而知者纔司馬遷一人而止耳既編其年與夫言行出處之槩為世家又為弟子傳載其居里問對與夫經事何君又攷知其少孔子幾何歲是書皆孔門弟子與孟氏所未著其有功聖門真非淺淺哉然猶病夫時有不一其說不可參伍者也世家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而弟子傳則曰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夫既曰身通六藝矣雖未盡合聖人為教之本然而猶有所指名也其曰受業身通竟

不發為所通何業亦晦焉而已耳又曰皆異能之士聖人為教于以修叙彝倫而容異能者于其間孔子自言七十有七人則七十二人者誰後是五人耶其為傳亦多淆雜而無次先顔回曾參而後無繇蔵固已戾于明人倫其甚誤至以闞止子我為宰予又曰孔子之所嚴事者于周則老子于衛蘧伯玉于楚老萊子于鄭子産于齊晏平仲于魯孟公綽孔子于公綽止稱其不欲與優為趙魏老子産有君子之道四其他不足孔子者亦

多也老萊子書今存其為道術尚黄帝老子為聖人所與者不經見子入太廟每事問况老子周守藏室之史問禮則有子使及見其書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已不知道德仁義禮根于人心之固有而視為世降之不同未必不見黜于孔子况為其道乎哉惟蘧伯玉寡過未能為不悖于聖學故與之特深至漢文翁圖石室列之七十二人中亦可𤰞其非師而寔弟子云晏平仲者如遷之言足以暴其人賊

賢之罪何也夫人既嚴事乎已苟于學術之僻歸宿之差何害于明告告不為止則隨以不屑之誨始盡夫師子弟之義焉當欲封孔子尼谿之田乃説其君景公曰儒者滑稽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為下崇喪遂不破產厚葬不可為俗游説乞貸不可為國盛容飾繁登降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非所以移齊俗而先細民也若預憂一旦代有齊政惟懼醜詆之不力焉夫善交久敬報人嚴事之道者固如是乎哉先儒嘗疑

晏子尚儉墨子欲貴其道取必于晏子之言不然何為亦見墨子之書而遷辨之不明也又自叙曰儒者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博而寡要勞而少功由是知二語者非必一出晏子乃遷薄儒素定於胷中不易者也遷嘗適魯徒觀諸生以時鄉飲大射其家述肰於規規節文之細秖徊不去以為是足盡聖人之道期正經生博士之汩汩以皓首者也豈聖學為己之切致哉故遂有功于遷而亦有是數者之恨況又甚惑未盡

祛于今者也孔子卒哀公誄子子貢以為非禮至漢平帝始封謚褒成侯宜尼公蓋王莽假善以收譽將遂其姦謀也後魏孝文法之謚文宣尼父後周宣帝封鄒國公唐高宗贈太師偽周武氏封道公至玄宗謚爵文宣王宋真宗加玄聖後易為至至今遵之焉有若以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誠是言也雖極天下之美謚猶不足萬分一盛之之刑容期燧發其目而不深言者一也杜預春秋傳叙曰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

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期言為獲聖人之心而後世王之堯舜二帝也帝我以夫子遠賢堯舜何王之不可居然後世天下之子有功之臣皆曰王以孔子之聖卒下比爵於其子臣誠不知其可也期燧發其目而不深言者二也其享配諸位善乎柳宗元序道州廟碑曰從于陳蔡亦各有號言出一時非盡其徒也于後失厥所謂妄異科等坐祀十人以哲豈夫子之志哉後之時進顏孟並孔子南面別躋曾子以足是十

人于非夫子志中之又非者而江之左又進曾子子思並顔孟別躋子張于曾子之舊由孟子而視子思師也由子思而視曾子又師也子思孔子孫也弟子于師孫于祖坐而語道者有之非可並南面爕知四子已避讓于冥冥中不能一日自安其身一堂之上况又祀無繇蔵鯉于庭其夫至于宗子而抑父非遷之為傳矣夫為是學官將以明人倫于天下而倒施錯置于數筵之地如此奚以為訓又在在之廟皆泥像其中北史敢有

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固非中土為主以祀聖人法也後世莫覺其非亦化其道而為之郡與縣殊不一其狀短長豐瘠老少美惡惟其工之巧拙是隨就使盡善亦豈其生盛德之容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曩長安新廟成繪六十一人與二十四儒廡畫工病其為面之同縱人觀之而擇貴臣圖其上蓋肖令人之貌而冠以先賢之名使過而識者抵掌相語曰是某也是某也未見其起敬于他日顧先足來不恭于一時是

邦如是孰必其他邦之不為是一歲再祀第借位于先賢以爼豆夫今之人也其可哉曰是溺習之已然若何而變曰人臣有見上布是區區則可若夫議禮也制度考文也天子司之亦幸一旦遑于稽古之事學禮之臣必有能策其一二得所當議者矣至元庚寅汴梁新廟成學録劉元佐為狀以其府諸公之意求記其由故燧首之以此其狀曰宋建隆中南宮城數里立太學後為國子監金貞祐都汴國日益蹙大城少兵難守度中宮

垣大城再城之監當城所經弗便也壞而徙之東南大城之下不及屋而亡皇元受多方始為殿七楹亦廢宮屋也其制度宏麗為天下甲壬子楊中書忠肅公來董括舟役又壞宮取財以其餘為門廡至元癸酉故同知宣慰使袁裕時為是府判官始構講堂于廟西神庖于堂東鑿池其南勢如半壁淪汴注之擬魯頖水殆足觀矣歲月滋久風雨騫屋困于撐拄自總管提刑悉捐金割俸起新之經營則權輿于戌其斷手于杜思敬其同

力者同知胡某治中益祖判官完顏某推官姜某提刑使則闍闍都高某副使王忱僉事劉某始終五十餘年凡資畫十二官而後完富民佐則力以就功者又多也燧曰嗚呼不易乎哉自今師生之講肄于斯其移學文之力而篤志于切問近思責其躬以成德達才而𢻱夫化民成俗之功于他日斯不孤縣官待多士志矣是歲夏四月記

澧州廟學記

至元十有四年肇置諸道提刑按察司而澧在山南湖北道所糾郡二十年燧副使是道明年按部至焉拜瞻廟庭未嘗不病其為制之隘陋也殿南闗曰六經因語校官張公綬曰易書詩春秋其繫定刪作實出夫子之手周官雖云周公之書冬官篇亡當以考工記與小戴記禮者皆漢儒豈可與是四經班而為六且今四海禮殿皆名大成為改書曰金聲玉振之閣後時議不欲諸道糾郡者錯壤江北南改為肅政廉訪澧遂割入江江

南湖北元貞乙未居民不戒于火廟為延燒總管是道者故鄂屯實魯將復之俾計吏最其學租直纔五千餘緡曰是所謂時詘而舉贏者也乃下令郡士在籍多由者勸之佐為凡又得萬緡委材集工責校官李寓學正張子仁身敦其役而糾郡諸公如副使賈仁僉事蔣某姚某李庭詠郭貫凡至者必促其成功五年而落之其撫構則猶梓人之書為四柱屋古者王居之制也惟太行一山似之故曰王屋重門周序講肄之堂合食之舍

庖廩之室燕遊之享秩秩馮馮靡一或遺凡百有三楹周以繚垣百三十餘丈雖未嘗身見然聞之談者舉以為可甲湖之北南諸州豈天者厭昔隘陋火之使改為耶亦偶然也又範金為祭器二百七十有二竹木髹漆之具三百有四嗚呼備乎哉然嘗思夫子之道之在兩間無間治亂古今如饑食而渴飲夫婦之愚莫不由之不可一日而離焉固不以廟之存毀而加污隆國家必聚者英俊髦教育乎是蓋須其成德達才舉而庸之以

立化民成俗之本也則廟學豈不甚有所關哉以以求之衡之為州南澧千有餘里南嶽在焉舜五載一廵狩所也及誅四凶放驩兜于崇山實今澧之屬縣慈利則放流之人顧居廵狩之境之內戰國時楚都南郢在漢則南郡江陵澧去西鳥鳥逕不二百里屈原之逐常行吟者故九歌曰澧浦澧蘭則放流之所近溥修門是皆不可曉知者澧于其時為黔中秦欲以武關之外易之楚方怒張儀謂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夫以甘心一人

寧棄也而不恤固以要荒鄙之也而今也料次戶口之
繁庶貢賦之征入澧則亞于長河而近湖廣省治岳鄂
諸州不能半之豈天時風土有古今之變而人事亦隨
以遷而異耶士四民一也民庶而士必衆洙泗夫子之
居也士為洙泗之言者也澧去洙泗西南將三千里非
賓邇也賴皇上仁不忘遠守土之臣視要荒與洙泗鈞
然洙泗也遂嘗至其地焉戶不能當澧四之一戶損則
士不多亦理勢然不知自今澧民沐士之化要荒而洙

泗乎士不能拔民之溺洙泗而要荒乎要荒而洙泗正國家所頼以化民成俗者洙泗而要荒其身之不能成德達才何有乎推之人士是之思則居縣官所築之室食縣官所樹之粟必知𢌿勉其躬圖報稱矣庭詠俾子仁求記所由興作于翰林學士朝請夫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姚燧大德己亥冬十有一月日短至書于鄂之南陽書院楚梓堂

崇陽學記

世祖御極之十有七年當至元十有三年宋平凡江之南財之儲府庫賦之産山澤者悉輸京師獨遺貢莊學田仍畀之學俾資教育後尚書用非人大網羅天下之利奪歸之官在庭之士子媒進取而不得者乃希其意求分道鉤覈素所出入于職學之官責償其負而促為期有鬬木而嬰笞者士窮士堪至圖其慘以上之帝闢不善也其人罪誅希意者亦竄廢詒還所奪至仁也皇上嗣聖申該若曰聖人道垂憲萬世其還正貢貢莊學

田以為釋奠完廟養老師生之廪之須至明也為良有司昭都兩聖崇植朋文之盛在在莫不作新廟學求稱宣化將仕郎主鄂之崇仁簿夏承祖書來諗曰是縣學官二十五年陳彧為尹一既完之于今七年可曰未久迨承祖始治事而入謁也工棟旁楹穿漏傾撓已窘風雨承祖傷之乃割己俸為邑士先萃其附而應者俾龔應旗葛公亮敦匠再完之稱役傭二萬六千錢米不計也願鑱之石為佐則著勞者勸曰夫究心此者狃國人

習雅不識書忽不知為也閫文法吏急赴事功迂不知為也非知學孔子如承祖者為之責將誰在哉雖然簿在一邑惟筆朱墨鉤校出入其職其上有監丞焉壓抑者非一人也比其道行乎百里言信乎羣士越而出為為之而成功不制于同官其彊有力歟戞戞其難有倍乎昔尹之為者嗚呼賢者也然以張山翁所記參伍令書而感焉始為陳尹敦匠者應旗公亮也令而主簿敦匠者亦應旗公亮也以兩君善于作室歟亦烏有嘗于

為心而不固俾旋踵有今之辱不善作室歟于何舉所既敗者復使為之而不固于後豈邑士為才無兩君比歟將懲其不固于今奮思改自必異前可不隳于後歟皆未足為信也要也非作者之罪也守之者之不獲其力也夫人極其思而創之劬其躬而樂之美矣完矣舉以畀之職學之官而守之且屋以待風雨者也而風雨亦所以賊屋者也諒非一日可遽隳也亦必有其漸焉雨鏬而入徹而視之曰未害也今日而不加覆焉風有

隙而乘徐而安之曰未害也明日而不加塞焉月弛慢而歳因仍以及于隳乃咎夫敦匠者始茍于其事之致也嗚呼果茍于其事歟當佐陳尹之時最其自捐凡為楮緡二千一百可獨當學廩邑士之半曷若靳是而不捐不知于令峽教龔必勝漢陽尉葉桂發德安尉黄朝英壽昌山長徐逢午教諭趙泰來徐應竒葉常春與煥彭黄裳熊萃老十子者之中其捐有多寡也予誠嘉其始終忠是學也非有故而私夫人曰非作者之罪也守

之者之不獲其力也嗚呼守者之不獲其力特不職爾其小者也甚者為罪其間蓋江南學田宋故有籍守者利之私櫝其家或投水火以滅其迹使他日無所稽曰城下之日學吏持而失之也或曰其人死不知何歸也以幸述誤久而為已産一聞有司將加覈正反肆為謗語訐揚其短恐之使不得竟又有身為教官自詭佃民一莊之田連亘阡陌名歲入租學得其一已取其九又有以已磽确易所上腴曰故簿惟是至與學吏為訟訦

譸罽租入庾矣猶揞諸生之堂餽留耆儒之廩俸而虛為之名以徼逐府縣而歸餘其室提學之司又繫為文魚鱗而取之惟與求薦教職入賄為市罷而去者相踵也嗚呼守以是曹譬如以狼牧羊不盡不止也或曰人之言曰髮有疾犢則冒之手有疾袂則蔽之子而記學不諄諄乎教養之道而惟歷發職學之慝非長者也曰工之膏澤斯士也如何而不善其職者也之事有急比乎且始疾者猶先其標何也苛痛呻苦之所在也教養

之道如三代以德行六藝賓興賢能漢舉孝廉經術而庭策之魏晉尚文辭猶不遺乎經術隋煬始專賦詩唐因之雖置科明經而止乎記誦又有投牒自售之賤貢舉法法熄楊綰李德裕極言其非宋神宗始罷之治五經語孟哲宗復賦詩遼金不革者有我世父太子太師公故賓太子太傅公故楊昭文君議貢舉之法在皆朝廷制度考文之事非州縣所得擅擇歷古所宜于今而為者惟得是說而為鍼石庶已罷而未敢者閒之懼其

掩剽于冥冥而庭臣亦有灼見其然者知所懲也是亦救失之一道也

敬庵集卷五

牧庵集卷六

元 姚燧 撰

記

聖元寧國路總管府興造記

至元丙子宋亡詔列諸道憲司于江之南建行臺揚州以統之後由徙臺建康復徙江東之治建康道者于寧國居有其府徙府于南倅廳二十有七年燧思士生文

軌混同之時亦千載之曠遇江山之形勢風土之微惡民俗之澆淳必一求觀遂浮洞庭亂彭蠡而東極海門南折而至乎餘杭于之數者若盡得焉大率宮室園苑土木工麗者皆將相侍從私居而公署皆苟簡取足朝聽夕視而已大德辛丑余持憲節使江之東病其堂室門廡凌莽風雨凜乎其將壓也既一改為憲司且然則府于倅廳者其牧皆取過目前以幸滿秩而去孰有為善後之謀一加繕完哉斯余所目擊者皇慶改元之冬

故平章政事子陳侯杞來牧是邦莅之之初因嘅歎曰杞受明命以守此土統屬縣六戶二十萬地周千里可十古公侯之國坐視府署老弊不治則為誤是乃倡府僚捐俸為的厚直市取府北民居通會同塲以廣隘陋圖其橅棲儀門廳以聽政堂以燕處廳翼兩室右居府推左居幕府吏列兩廡架閣文鈔軍資庫房與夫庖廄各自為所集郡豪傑受其成俾分為之民用歡趨經始明年之春役不三時如圖告成位置之序輪奐之美翦

然一新大饗落之闔郡之𥙷稱洛嘖嘖服其神速又闕金光塞門經府前東直青陽門青陽之外雙溪夏秋暴漲泛入民舍南橋植柱中流載板其上朔望謁廟踰此千步始至余畏湍悍舍馬徒過一府僚乘馬示勇板陷墜抱柱而死北橋之疊石為之水後齧去俟皆為舟為梁又新廟學百楹狀其事遣屬吏汪杓元盛天佑三千里走郢求記其興作歲月將告來者因懸度之鈞大役也廟易而府難蓋學校之設明詔每飭有司勉勵廟有

學田供莊歩泊歳入錢穀資廩師生猶有羨焉又且士籍不雜民版無有賦役凡厥修營責使佐力夫誰敢違府則不然雖收欲舉有為其連署則監郡焉同知治中焉判與通焉下乃幕僚屬吏上下相司權分而不專動必詢衆焉可一遺一或有言府無公須山虞澤衡皆有例禁財無所于取也民不可擅征而役也是非叢前利害相傾又有以事不已出娼其成功歸美他人陰計撓之以幸猶未敢率作上于風紀司風紀者亦非一人必

先以不可安居合府諸官闔以改為者口陳于堂足及其家辯告往來懇切悃欵少或旬時不得要領伺其肯曰將審計而徐思之情有見從而始入牒俟其報可未幾及民民小人也未知學道夫豈易使于出貢賦佐天子邦經嶶劍有期後則刑以隨之猶有頑驁不時入者矧出話言告之正所謂築室道謀者其怠忽前却又不可束之以威非禮致而誠格之使怵然有孚于中知義為如子之幹父蠱能是乎哉兊彖傳也說以使民民忘

其勞其不信然若是之難其强志一力特立而獨行者事狀皃有余以意求而知其勢必至理故然也繼侯至者無徒樂其成盍亦知所自哉侯雖殁其生平而先正則及識之于朝觀其子之能事又可得其教忠于趨庭云不可曉者宣在勝國升州為府及下取屬縣寧國為名不嫌于重又金光則唐長安都城西門今猶仍不變焉不知何取取稱于此故俾及之

千戸所廳壁記

我元駐戍之兵皆錯居民間以故王夫百夫千夫之長無廨城邑者其有統齊徴發之政無文移惟遣伻衘言至受命大帥或依高丘曠野為律以行此近代之故事也克呼蘇卜實君長千夫洛陽鳴臯山下由祖曁身三世矣舊集其屬恒即佛宇神祠不然于其私居聖皇中統以來制度寖備官始有品祿始有秩統齊徴發之政一信于書故軍得以斂是一軍之資買田為廨門以表堂堂以聽事廡以居吏儲身有庫閱射有亭數十年苟

簡之弊一朝而新又思居乎此者必有所行警始不敢弛然而怠故書堂曰居敬亭曰觀徳由未識余千里走書于鄧以其友乃满子先先求記其然余向聞其知學周公仲尼之道者爲告之曰今夫人過祠廟必聳肅起敬如有精神魂䰟在其上而立其傍者何哉由夫平居無事之時未嘗敬也使平居無事之時恒有上帝臨汝之心則兩間而神其尊且大孰有加于上帝雖日過祠百千而以與敬心一不待有所起而無不聳肅矣敬實

人傳心之至言而學者尤狂入聖入基豈惟五典賴是而惇以及應事接物無有此而能中道者况軍旅之之事尤在敬能孔子所慎齋戰疾與夫敬事而懼者也敬乎敬乎其可斯須離而弗居乎或曰射于何而觀德曰若知夫鑑也明足以燭鬚髮塵弁之久或步仞而不見丘山此無他見不見之分乎惟兵亦然五兵之長莫長弓矢至不仁之跖之王者用以威天下則足以芟暴亂而仁元元功成治定而無所試必世之間至老將宿兵

日益耗亡膏粱紈袴之子制外閭馬無賴惰窳之人脩前驅馬不幸卒有狗伏之警使其曹出而禦之而能必其康靖乎古人見其人故歲訓而時講之于鄉射蓋柬是不仁之罷修之于俎豆之中雖有頑驁弗率之人相漸以禮而相摩以樂不敢萌啓邪心知尊君親上而易使于一旦此先王維持世網之宏綱大經也其法主賓有逆迎之拜耦繼有上中之比弓有橫郤兼附弛張弘度矢有搢扱順語拾取之儀行有鉤楹相左之章揖有

當階及階當物及物當福及福取矢卒取矢之數衣有袒襲決拾有說𦐇有舉偃籌有侯鈞而侯有去負司正有請誘作命之目燕享有獻酬酢旅之節奠觶有豐斜過有扑日出即事窮日而休必強志勉力之士能無衰墮以有終否者或取恥一庭也故曰可以觀德行惟志乎復古者可以言此而君以國人不在禁挾弓矢之科宜于貫革尚武之射何待夫試閲始閑其技其名是亭欲納是身于禮樂以觀德一方其有見于維持太平者

在此而不在彼也於戲其知所務哉然天下萬事皆出吾心而有本有文居敬本也觀德文也合堂與亭記之夫豈二道歟

忠勤堂記

皇上立極曾未踰月詔建儲宮位其下者晥因裕廟之舊惟詹事肇置宮師府首以六傅統中允洗馬庶子文學舍人學率更司經合掾屬將百人由無廨舍惟會佛宇後以不足聳民具瞻下令發官帑為緡二十餘萬有

奇市人私第為府君無幾時病其事少而員冗也罷黜之六府之開府者聽于其家令舊隸詹事徙家者治是府令丞文者將修其美名堂忠勤李昭文溥光書扁楣間賜酒燕樂之下令俾集賢大學士姚燧為記燧曰大哉為名臣之居其職而職修授以事而事治為忠以盡其心勤以致其力耳然二者相須忠内也非盡其心則不能本以為勤勤外也非致其力則無以見諸行事而實其忠禹湯聖人禹臣與克勤于邦舜賢之湯臣夏為

下克忠伊尹明之然非忠之至勤之極也不可曰克兩聖則然下兩聖者宜如何哉先民不曰賢希聖君之職臣未嘗不以賢官之職其官者亦未嘗不以賢自居不聖焉希烏可冀其克萬有一稽唐六典家令出入承軺車具禮儀先諸官以導祭祀賓客供酒食以為獻主令則增劇領隸民之民與捕獵鷹師綿戶稲田自安西河南遠及國都拱登三品摠管者五府與典樂一司降一品者嘉醞一司又降一品者與膳典設典幄三署與供

用一庫七品者兩都柴塲在他司則聽于朝而視于夕其會與歸猶有恒時是師則不然由供奉之近也出納之富也呼召之煩也需索之星火其急也故傳餐于晝更夜更置始不失其應焉且時有歸功酒食歲上旬遠近味色變者徒勞生重焉啓止勿進亦可謂居職而修授事而治盡其心而致其力其于克也亦庶乎哉抑又聞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為今令丞夫既若是將必久是必階而升後之來者或曹隨蕭規則為無負于居斯

堂苟或劣焉非獨見貶于月評必旦速戾于官箴矣且為記令六人庫克岱穆爾圖老哈特穆爾張君讓三閭薛處敬惟庫克岱官通奉君讓三閭正奉三人皆中奉丞二人科爾羅尉遲德誠朝歷經歷完者都從仕都事法哈魯克都闊仕芳皆將仕其年至大三年其歲上章閹茂其月餘月其日下弦乙酉云

舊德堂記

初太師淮安忠武王戡炎趙于江南也詔濟衛士萬人

為突騎以盛軍容而撓敵敕游江陵澧州之郊及南紀平即割二境萬家之民江陵綂十之二澧獨居八置府松滋不闕中書惟領宥密歲集其賦待以分賜衛士而毛君巨源實為揔管李君徳隆經歴宥密大徳乙巳制以君子易地為之巨源既入而徳隆出或疑徳隆舍是要津而甘為人制聽命于外會燧歸自西江相遭于鄂從而問焉則曰吾家自遼世居縉山距先塋木蘭山甚邇為堂吾鄉將時温凊奉晨夕于膝下大人以嘗主澧

陽鐏有田車渚顧墓志歸今則不能留家弟守舍而來便養願名斯堂咸夙志焉且示其先太保忠愍公祔葬與太師功徳二石幢記前記作于乾統壬午載太保諱傑以言忤死忠愍其追諡具末三茅官西京馬軍都虞侯銀青榮禄大夫檢校刑部尚書行左千牛衛大將軍開國男佺洺州刺史銀青榮禄大夫檢校左馳騎常侍隴西縣開國男儆散秩大夫守少府監知儒州軍事騎都尉賜金魚袋開國伯偓後紀則乾統丙戌不載太師

何諱其文有曰自保寧統和迄承重任㣲太師由食舊德益部時為貴州營内觀察留後檢校司徒兼侍御史騎都尉開國伯惟易將部銀青自若也儒州則保信軍節度使廬州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太傅御史中丞騎都尉開國侯嗚呼世有以金石刻辭為溢美無刺或失其事實忽不知信曾未究孟子雖無武成之血流飄杵然亦不遺失二三策而取之則于金石豈不可以若是觀焉由以得何代何地何歳何人何為者

匪細故也稽之以史乾統海濱王之始元十年爲天嘉又十年爲保大五年遼亡保寧景宗之始元統和聖宗之始元推後記上之至保寧已已實百三十有六年可考而知太師暨孫三世四爲公卿者非金石爲賴耶則保寧而下奕葉垂芳珪衮蟬嫣失爲何人者豈不益可慨也其曰桂曰洺曰廬皆中夏之州遼非其有必是取名因見其不忘南嗌者儒近幽州唐末所置然名之不可常者惟郡國而山川或終古有不變夫旣曰居遹木

蘭則縉山豈故治取可大感者其地當居庸交衝經遼金皇元三易代之兵子孫不去其鄉尤𤄃今無有者古之人曰爾祖爾思以取法于人不若本其家之功也扁顔舊德奚以尚之君復請記余曰君為憲山南按部歸也余叙其行矣作孔子廟于灃新虞帝廟于鄠也余竭其成既三矣其于顯親之孝勵學之力繩愆之嚴恤民之隱禮神之䖍亦既言之不遠矣人又記玆人所謂獨私君售訣者君曰昔人有愛吴張旭書者虞得無後寧

受健茲之名每于其判狀僕其公言區區瀆求豈不一若是乎遂相視一莞而書

遐觀堂記

長安城西二途西北通咸陽王公之開府于此與西南北三陲之使冠蓋之去來樽俎之候餞者所出行旅之夥不列也西南入鄠抵山無所適貲乃今丞餘則田夫樵婦與城居有墅于郊者所出斯固已可為倦遊而休仕者所託廬矣二塗同出其遠近無幾何而喧寂異然

亦可見利勢之在與所無也鄠塗之北距城不數里則
宣尉張公之别業規圜其中築臺為堂崇裒尋大縱廣
十轍清風之朝長日之夕四方勝槩極目千里凡秦漢
隋唐之陵廟池籞由人力以廢興可弔而遊可登而覽
者在所不取其髙上如華陽終南太白嵯峨吴嶽岐梁
之竒峰絶巘為三輔之鎮窮日而有者皆環列乎軒户
之外而卧對之几席之上余曰遐乎觀哉古人堂者多
矣其壯有加于此乎使誠有耶雖風摧雨剥于千載之

上亦宜畧存阤然之迹可存于今今則束板以載之負畚以與之以是知無因于前而獨始于公也今我與公屬觴乎此夫豈苟然哉百年之身其有幾何是及賞其成而不及憂其敗也及樂其完而不及悲其毀也後之時或風摧雨剝于千載之下有登吾弛然之迹者曰嘻斯何世何人之為公名不既壽矣乎公笑曰吾何期之何是之久哉弟擇君言與吾堂稱者即名曰遐觀壷記諸余曰公通介貴臣也請與之言臣可乎古之人惟見

危受命者故得守節仗義殺身成仁之名乎可見無死而死猶為徒使而傷勇然則出處之際死生之所關死生之所關善惡攸歸者莫大于為人臣使不遇存亡危急之會亦未嘗不以明哲保身保身斯揆道歸義之臣所為也嘗聞之望諸君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九原作之將無謂秦無人也今之仕者吾不知孰為道義之臣能志功名者亦鮮矣志富貴私身以毒世卒離尤而蹈禍者駢首接踵也是于計功謀利之間

且有不能況揆道歸義乎哉宪公平生嘗吏民矣又嘗治兵矣亦嘗持憲矣忠炳日星而難不辭于湯火氣吞湖海而信不移于丘山視竹帛之書與鐘之勒恒有晩古人薄前世不足為之心以故在宇之百辟山東數州秦俗九路之氓瀘巂荷旃方三千里之猺執不聞其名而奇其才沐其愛而怛其威年五十二竟以許國盡瘁而歸鼓舞僮奴干指而食其力甘自儕于匹夫讀書以教子飲酒以樂賓將終其身非敖爛世故遐觀一代之

表者能是乎哉蓋天下之事遐觀則先識先識則幾矣雉免之不能搏人誰不知之突起道左或失色辟易而喪其常守以其卒然遇之也使前見于數百步之外雖曰雉免雖虎兕之暴人得以為倫將不患矣斯不亦吾堂言外之微意乎未易以語他人將惟公可公名庭瑞字天表至元癸未以太中大夫諸蠻夷部宣尉使致仕云又四年丁亥六月下澣日記

清風堂記

榮禄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劉公齊人也由左右丞與副樞與今平章皆在于鄂視齋固為寓舍鄂其家焉肇基斯堂深廣崇庳題節繪飾勢與省𠩄嗚呼位不極臣而為斯則妄功不蓋代而居斯則僭有位以功人則宜之求扁于太史公牛馬走為賦尹吉甫頌仲山甫蒸民之卒章穆如清風者書曰清風世喜曰今之人或不如于古使誠不如古人引與之匹固知所譏誠如古人則引者非諛而匹者亦奚憾而多為辭讓今枚觀

公其式是百辟者仲山甫也好是懿德小小翼翼者亦山甫也不侮鰥寡不畏強禦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者亦山甫也然是所同若夫補袞職闕于内出納王命而又為之喉舌以賦政于外與四牡八鸞出祖而徂齊者則公無也援枹鼓以先三軍北戍于龍庭西踐于庸蜀而南鋤乎交之兩江百戰餘軀鋒職所創發作無節與令制地廣隕數千里敷施天子德澤使海宇蒼生無怨吹于飢寒悉獲我所者復仲山甫所無也若是究思孰大

而多孰細而孰賢豈不易判乎哉然是堂也雖于公獨居非是清風蓬蓬然户至于南茺吹滌瘴癘使民之不罹癘瘥視徒移如為賜如何也或曰子賦尹吉甫誦仲山甫者誦公其以尹吉甫自況歟走則曰尹吉甫之賢走何跂及然以後妻掇蜂之讒逐伯奇而使履霜中野世今懲之九原可作或聞斯言當一莞也大德辰在庚子二月初吉

董氏立本堂記

立者顛之反也本者末之負也天下無無本之物亦無不大之本其觀植于手下鐓則立刃刃則顛鐓大而刄小大為之本而小其末也語學則不然大顧其本而小為之本故天下本國國本家而家本身至于身則居億兆人之一若是小矣要其歸也乃為天下安危治亂之關則身非獨本一家實為本于天下故曰小者本之故者末之然立本有道而非他立吾身焉耳矣孔子語孝子之終節弟立身于事親事君之後則立身者惟忠孝

之家為克對而無著聞今評董氏者曰世將如漢絳侯世相如韋賢家法則石奮以故十七年故商大參公為今中書左丞公時以翊衛指揮使書先正平章忠獻公碑因扁堂曰立本嗚呼非知道者孰能名斯堂非篤道者孰可居斯堂哉後十餘年上以江浙省臣處非其據詔公來撫之遂以士生皇輿一軌之時誠千載之曠遇浮遊江海求觀南紀禹跡疆理之槩相遺東吳見其圖盡之叙措注之宜潔白之守任負之力有非喬木故家

漸涵庭訓上結主知者不能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
刑孫叔子劣甚叔敖楚王思其先烈猶封之況託忠獻
遺體式穀似之者宜聖皇擢繩父武爰立作相也暇則
相語曰昔者商公特書扁耳時未堂也去矣始落矣其
諸逐思纂公鄉堂此以告苗胄可以令是堂吴忠獻以
大參左相兩嘗開府既亮公季父今承吉公又大參乎
於去位而公繼至一門再世之間三相而四開府矣豈
國家惓惓忠獻徇地是邦撫綏有勞非弟若子不命出

鎮不足以繫其民情然歟又益思夫董氏之大立本忠

獻忠獻之相立本東吴公不可不原爲堂于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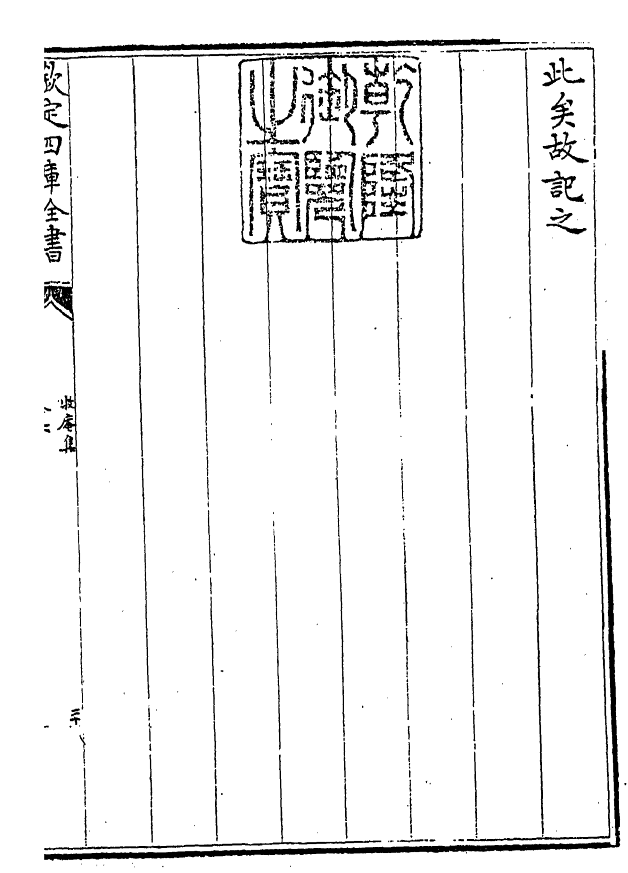
仁智堂記

金溪危侯季梁舊家于邑闤闠之南湫隘得閒壤距其居百步前有溪溪上有池而魚有園可花竹且宅于山水之要有曰翠雲嶺者有曰卓筆峯者有曰僊山者嶒竑崝崪奇踴秀躍則山之峙乎前者也有自翠雲闞而發者有自石眼泉而溢者有自白面搗合流而來者逶

迤委折自遠湊近則水之滙于前者也危侯自糾廬陵歸始得以其俸之羸築堂以為讀書之地左竹右木縈池偭溪春則芳色蘢葱練光縈繞夏則濃陰四合陂澤如秋利則水瘀潦淨月焉而益清冬則水落石出雪焉而愈絕殆人間希有之境也堂以仁智名雖取選詩卜此仁智居之語而究其本殆則亦自孔聖知者樂水仁者樂山之訓發之夫動而無窮者水也智之達于事理周流無滯者實似之靜而有常者山也仁之安于義理

厚重不遷者實似之夫智者豈必不山之樂仁者豈必不水之樂哉本無所輕重其生質則有近于仁者有近人所同有本無所輕重然其生質則有近于仁者有近于智者故其成也氣象似分焉如夫子則元氣不可名也顔子則可以仁言矣孟子則可以知言仁矣雖然仁者必智智者必仁不仁不足以為智不智不足以為仁非智者不必有仁仁者不必有智也茍局于一不得謂兼體用矣紫陽夫子作精舍于武夷其堂亦名仁智其

詩曰雖無仁智心偶自愛山水蒼崖無古今碧澗日千里夫無古今者體也日千里者用也危侯其亦有得于此乎性之仁其情之發為惻隱性之智其情之發為是非充之則達德也危侯尹高安其治盜議獄緩刑或以不快人意譏之侯曰吾非不能斷擊特非辜而誤則不可耳此心也其是非之正惻隱之真乎充乎此言則智仁之達德幾矣顏之仁孟之智可希矣紫陽之仁智堂講道之堂也危侯之仁智堂亦讀書之所也必有得乎



此矣故記之

牧庵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牧庵集卷七至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垣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陳德彰

牧庵集卷七

元 姚燧 撰

記

江漢堂記

江漢南北之限也三王之德之封建嬴秦之力之郡縣漢氏則曰吾王霸雜兼封建郡縣而犬牙之是時無有裂幅員而自帝者殆漢始有之德不能以相高力不能

以相畀雖皆畫是為守而帝南者直不能北有尺地藉以一天下能一之者皆自北而南也故吴自帝晋平之宋齊梁迭自帝迄之于陳隋平之宋自帝我元又平之豈江漢能限世道之否不能限天運之通與嘗合二代而觀之以皇王之冠古無倫晉武隋文何人斯哉然非有君無以開其功非有臣孰能成是功古今人不相及而謀或一揆隋臣不道也晋羊祜首策平吴吴平而身不及見武帝追念其功封其夫人萬歲鄉君于太尉忠

武史公其事差似蓋公自事潛藩嘗使經畧于汴総兵十萬屯田千里不專强武而恵信是敦耕商之民錯行其疆不相賊殺有獲俘亡皆生還之雖隣國臣亦許其自負羊公者無慚德焉于是當曰江漢固已張吾雄噬南紀之本皇上踐阼又以四聖元臣丞相忠書燮和雍熙者十有六年方將百萬之衆南伐至郢而疾詔他將專制而還公于軍具詞若曰畫翦宋策汝也成功而疾汝俟何言誠有不諱俾汝之勲班汝之爵子不可必死

者之知能知之者非人與汝子孫耶四海聞之以皇上
歸平宋公于公之生已賢乎思祐于死及堯有令贈謚
又詒其元子格以平章政事行省湖廣孚子彬宅端揆
于中皆相繼堯又詔中子杠為中書左丞行省湖廣孫
燿以平章政事行省江西視封祐受萬歲鄉又何以如
也左丞令至無第于鄞完官屋于居諜名其堂燧應曰
曰新堂也非專晝訪而夕修必將歲時奉嘗太尉其鋪
張勞庸揚侈蟬冕報皇上而歸美必文為聲歸之筐鐘

侑其利咸為詩之名舍曰續江漢者他宜無稱于以格其精神魂魄乘雲御風陟降在庭必懌然曰始為吾室比此千里于時未踰江漢也後數十年吾子乃能尸祝吾於江漢庶其善承先志哉漢祖之誓功臣曰黄河如帶泰山如礪國以永寧爰及苗裔今由河而視江漢曾不得其三一河誠可帶江海猶當為襟計將來及吾苗裔者或終古而無究也必容與依歸不是去焉公曰記之吾思不及者公字景明以至元壬辰下車人見其不

儉不及不豐過中恢乎有容厲厲乎敬坦以明也相與以為託太尉遺體而得其遺風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其歲嘉平庚寅朏記

奎章閣記

臣嘗官外每聞詔下惟諭行省院臺行慰廉訪轉達三司與司軍民之官讀已則還之中書或掌于行省院使廉訪轉運而宣慰與職民者省治之職軍者院臨之故惟受其成文以行無有所掌三司中宣慰班最高諭所

及者猶無所掌況提舉學校五品居職軍民官下其受成文以行無慼也然其治必居宣慰廉訪所治府州教官聽其約束者其地與二司等此實世祖建元後故事也二十五年始方降詔復江淮多士力役俾一提學自掌其一由是師生鼓舞相語以為平日諭所不及一旦與行省院臺廉訪轉運者同有是掌畀于名而尊其實其勢反若居宣慰職軍民者上自十三年平宋後所無北方人士聞之曰是豈獨無平宋之後列聖茲降所無

實興起斯文萬世之成規也今上皇帝當宁首致意於
學校為分降訪如世祖又加容焉其宏綱曰聖人之道
垂教萬世其目則還正貢莊學田為釋奠養老完廟與
師生之廪俾有司舉其才德亦一提學自掌其一江西
提學臣王謙亨龍興教授臣葉聖明相與謀曰至矣聖
祖賢孫之惠逢掖也復其力役既富之還正學田以廪
其師生又教之俾有司拔其才德又庸之士生斯時何
其幸哉觀今掌詔者多隨印所歸秘之私家其完是六

經閣表曰奎章鏤櫝而丹髹之錦韜而金鐍之職敖之官日夕番直其下庶以遠褻而少致崇敬亦小臣報上區區萬分一也請諸省臣省臣曰宜俾臣爲記臣聞虞夏商周四代之書曰典也謨也訓誥與誓命也其爲體者六詔有其五焉曰尚書所請近于謨誕播多方鈞乎誥爲法將來則訓俾職敖臣恪以持則命先儒謂二典者册在丌上尊閣也今是重屋上以除風雨下以遠塵濕既翼矣金匱其上豈不加盛于丌孰曰非典也耶表

曰奎章敬以侈二聖作之君師之錫且夙厲是道方千里之士使人人自飭責成德達才于躬云

南平樓記

天下有形便之地如衣之領身之項也在戰國時秦函谷齊即墨韓宜陽魏馬陵趙井陘燕易水我守之足以為國敵有之踵不旋國隨以亡方地千里且然況楚之襄漢為南土六千里東南兩際海可出戰以入守之領項乎晉羊祜之規以平吴梁蕭野之資以襲齊無不由

此者也其甚惜者當顧成廟襄陽下矣守臣百人歌謳
思歸棄而弗戍使宋竊築關荊制閫因唐節度牙城南
門為雄樓扁曰山南東道恃為北鄙以扞天刑豈彼炎
趙九鼎時未淪泗耶世祖潛藩歲壬子炭置屯田千户
府于鄧後易為都督府又易為統軍司戍兵積穀與襄
犄角凡十五年廼大集天下之兵又長圍六年而下之
其明年詔故太傅巴延公節度圍襄諸軍而濟以新師
南伐比其啟行尚下申令斯樓旬月亂漢而南浮江而

東瀕岸之城迤下忍後雖驚風之槁葉若飢水之建高屋有未易以踰其速者宋社既墟循本以求高覯而思則斯樓其南平之基乎後爲戍守故萬户楊侯珪奉之治事其上歲久檐傾榱腐人之過之必仰視鞭馬疾馳惴惴然凡木之擊軋嗣侯萬户顯侯謀新之賦竹石木凡一軍或勸其聽省命或以爲役大作衆非盡歲成功不能或效小易故敗無大墮修則應之曰事所義爲奚省之白吾一軍三抽其一可不再月而落且材已集爲

苟完計嬴將安施分有之乎就省罪其擅興吾不能爲請身任之不以累諸君也副萬户張侯塔塔尔岱亦以爲然從而鼓舞之不盈一月而斷手嗚呼果哉大德蒼龍辛丑端月丙午兩萬户侯觴賓具上酒酣余起謂侯曰是扁山南東道者勝國之臣所書豈堂皇巍煥之吾元可仍夫人之舊稱乎其易爲南平樓兩萬户侯跽受曰甚善遂酌酬而楚歌曰翳南土之幅員兮實三甲子焉于兹世祖自其龍潛兮肇豐屯于漢之湄夜火鼓之

千里兮盡萬耦其耘耔蓄威武以積歲兮乃大濟以天
下之師三進夾寨而薄隍兮踰五稔乃下之制曰乘勢
可逞志兮亦猶鎡基之待時前太傅假以黄鉞兮即襄
陽其禡旗將師景從紛若雲兮奮龍虎之陸離曰受誓
于斯樓兮義聲先路而交馳齊千萬艘以鼓棹兮江永
之不可方思彼孱主知不能國兮組面縛而頸縻思就
是振古之功兮太傅固命世之雄竒匪世祖之祖明兮
混庭臣邈勉其疇知緬今在天之靈兮猶臣都而君咨

曰授坤輿于今皇兮克玉執而盈持來萬方而臻百瑞

兮如舜恭己而衣垂辭曰太史生斯昭代兮亦井坐而

天闕之求金馬碧雞之才兮歌樂職其式宜南書平碣

之翬極兮頌寶歷于無期兩萬户侯無他言惟北向聽

跋曰鼓鼙之臣知捐身報國而已

滕王閣記

龍興即唐之洪宋之龍興世祖賜今名以封裕皇者也

故闕省乎是其治所及北始江而南際之西灉而北盡

乎人跡所不可踐者幾三分有一地不足並也滕王高
祖支子而視裕皇爲世祖元嫡今天子皇考其位與聖
又不足並也觀察非有是省之尊所觀察地已于八州
亦無是廿有八城之遠之衆葺者支傾補敝故易敗非
若今出錢隆福宫一瓦一木不階其舊悉焕而新之如
是不變其名猶曰滕王閣蓋不欲求勝前人又以見太
后之仁也嗚呼得恭記之其侈盛美當何如哉當何如
哉今記者之遇閣之不遇也雖然事由可知不可知由

可知言龍輿距兩都數千里塗非乘輿所出尹府之臣
圖閣上之亦必經聖覽或者裕皇在天從二先王風馬
雲車遐狩八極過之而一息者人則不得而知也

三賢堂記

奉訓大夫知輝州司侯仁以至元三十年下車奠謁孔
廟已乃謂曰是州學官堂而不陛簡漏至矣薦盥春秋
何以稱百事之奔走籩豆捐奉為勸鼓舞士民撤而改
為凡再閱歲殿廡門垣崇卑適宜豐儉居中既嚴以翼

人之比觀可十百于千昔矣又舉我先世父太子太師公故翰林學士承旨王公故中書左揆許公語州人曰之三賢者比股肱元首為今閒曾綴德含休實在乎此白叟及見而談黄童所聞而知其可不祠乃以羨材為堂三楹于殿之東像而事之元貞蒼龍丙申夏五燧以得告會燧葬先公之于輝俟求記之燧曰古之人必其生也世世之相繼情洽而道符功夷而德齊而後死可合食一堂也近世祀唐白居易宋蘇軾林逋三賢一堂而

不揆其世不相及貴賤勢殊文章非倫孰與四皓之同不臣秦同避漢之高帝而同應惠之招成功而同歸死而為墓相邇同廟商於情洽而道符功爽而德齊也今以三公方之固不如是出處齊同若其平生之相與微顯之相後先同其大者有不得而讓焉矧成功反有過之者合而祀之誰曰不然哉然燧于先公也左揆也承也則為猶子為弟子為故人子親而尊之者也智慮未嘗少及乎是由偰燧之使人終死以觀反覆以思損其

一則後其相與而失于遺也加其一則所志不相如而難為輩也雖有善権人物者終亦不能推移其間盖以語友也先公生以辛酉承旨少一歲左揆少八歲齒固不大相絶吾姚氏嘗人先公生于汾承旨永年左揆河内于輝非幾一旦聚居而為寓公其處同也先公以癸卯來此而承旨已師是方後將以事趨燕盡前其徒假先公以函丈俾師之以無廢受業迨庚戌左揆徙家自魏方先公為相即其年無幾時先公出應世祖之招左

揆獨留師是方其道同也先公中統建元之明年由常
侍讀裕皇以東平宣撫使拜太子太師四年拜中書左
丞官而翰林學士承旨詳定禮儀事左揆之聘則在癸
丑惟居長安中統之元始召入對至元七年拜中書左
丞以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事去位承旨則由中統
三年燭瓊亂徵自海濱輦妻妾逃回濟南世祖忠之始
兆入對自講讀為學士為承旨去位一官翰林三十二
年則左揆之相離後先公而同贊元承旨之長禁林亦

後先公而同為代言其出又同也以語其學得聖德濟
人利物于干戈之際上說而下教贊神武以不殺開文
物之先肇太平之基已裨巍巍之化進寸退尺拱而讓
人與夫建大義決大疑不瘖結舌視身如捐觸試雷霆
與道德仁義化服一世扶植人極為儒臣宗而不少詭
其守于正致君謀國不同為道而同為心其事載諸令
史燧與有聞不敢漏于為言以告人者嗚呼君子用世
譬則治田不難于耰播而勞于鉏根枿于荒世有以是

為知言者然後可語三公之易地也先公以十五年卒年七十八左揆十八年年七十三承旨三十年年九十三其卒若以顯之先後為次與兩公遂其去位先公獨卒官京師蓋由于久故請而不釋也與承旨不後者此為異焉爾今惟左揆葬其鄉承旨雖葬天下必時魂遊永年是州東北望永年西南望河南實道里均歲時合食雖主輝人則先公有田有私廟與墓此者又非兩公之專于賓也又嘗思古者大臣死為明神配食廟庭于

以左右先王陰隲下民者也或三公者將終古廟食止一州乎亦從祀有時此起本也嗚呼二家子孫其無忘司侯始之志焉先公諱樞字公茂號雪齋承旨諱璟字文炳號虎巖左揆諱衡字仲平號魯齋侯字毅夫觀所事不濫而宜則守土吏民善于其職從可知也原註後是記一年兩三公同受贈謚先公少師文獻公左揆司徒文正公承旨少保文忠公則記所謂有時者豈非不亦億則一中乎大德辛丑嘉平月戊辰朏謹識

牧庵集卷七